

奇怪的大鸡蛋

〔美〕 O·巴特沃斯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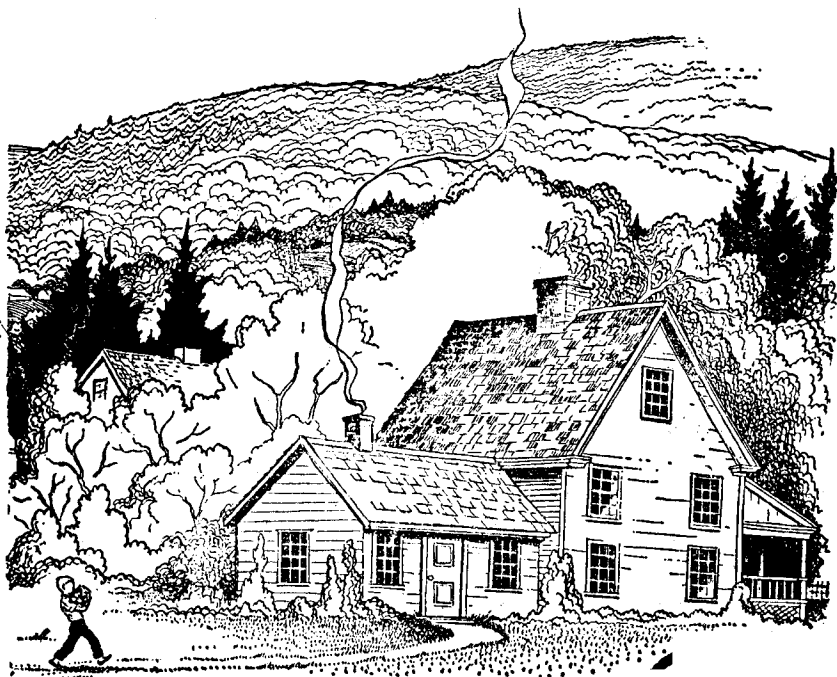


奇怪的大鸡蛋

〔美〕O·巴特沃斯著

唐志明译 孟长麟校

插图 〔美〕L·达令

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奇怪的大鸡蛋

〔美〕O·巴特沃斯著

唐志明译 孟长麟校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230 1/32 4.5印张 75千字

1981年3月北京第1版 198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,000册 定价0.37元

写在前面

本书要告诉你的是：美国的一位小朋友，从鸡蛋里面孵出了一条恐龙。恐龙，据说在六千万年以前就已经从地球上绝种了。现在又出现恐龙，当然是一种幻想。但是，恐龙出现虽是幻想，书中所写的故事却有现实意义。作者借这条恐龙及其主人——小学生内特·特威切尔的遭遇，抨击了美国的金钱主义，讽刺了不学无术的政客对科学事业的阻碍，也揭露了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弊端。自然，作者笔下的主人公——热情、认真、倔强的内特，和乐于为科学事业献身的齐默博士等人，都是挺可爱的，给我们留下了美国普通人民的积极、乐观、能干、顽强的形象，很有值得我们思考和对比的地方。

在这本书里，作者还给小读者讲了一点古生物学的知识（但不多，也不是干巴巴的）。相信我国的小读者读了这本书以后，也会象本书主人公内特一样，对古生物学发生兴趣，获得不少关于恐龙的知识。

这本书是1965年初次出版的，到了1968年，已经是第四次印刷了。1977年，它还被列为“不可忘怀的好书”之一，介绍给小学生。可见美国小朋友还是挺喜欢它的。希望我国的小读者也喜爱它。

孟长麟 80.8.11

第 一 章

我叫内特·特威切尔。自从去年夏天在自由镇发生了一件大事之后，不少人大概也都听到这个名字了吧。自由，是我住的这个小镇的名字。它在新罕布什州，很小，才一条街，沿街有那么几间房子，一家杂货铺和一座教堂，就再也没有什么了。啊，对啦，差点给忘了，还有一所学校呢。我们的小镇离缅因州大约只有三英里。爸爸说，自由镇虽小，不过也跟康科德市一样，都是我们州的一部分；再说，靠边一点的地方，比如说，在离缅因州不远的地方，总得有人住呀。

我爸爸在镇上办了一份报，叫《自由哨兵》，每星期出一次。我们要把很多份报纸寄给依芬汉和中欧士彼等地的人们。我琢磨，这份报纸大概赚不了几个钱，可我们养了一些鸡，一头山羊，还开了一个菜园子，可以赚一点小外快。

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：在我们这里发生的一件事。我真不知道该从哪儿谈起。我想，最好还是从去年春天帕森斯太太开始敞开窗户说起吧。你知道，整个冬天她睡觉都是关上卧室的窗户的，一直到五月，天

气暖和了，这才在晚上敞开窗户。爸爸总是等她一敞开窗户，就开始种豆。他说，这比历书还准哩。

帕森斯太太住在我们隔壁，她的窗户正对着我们放鸡屋的后院。去年春天，她就开始跟我妈妈抱怨，说是我们的公鸡老是把她的吵醒。她说我们应该把它处理掉。

第二天吃早点的时候，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。妈妈说，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仅仅为了要养活一只老公鸡，而吵得四邻不安。爸爸说，他认为，打扰邻居的权利嘛，我们也许还是有的，不过最好还是别打扰帕森斯太太，因为她让我们在她的后园子里放山羊。辛西娅（我妹妹）说，那只可恶的老鸟儿，她才管不着哩。我听了可有点发火，因为我们养这只老公鸡已经六年了，我挺喜欢它。它是我叔叔朱利叶斯从他的农场（在波特普雷斯）带来送给我们的。这只公鸡是“新罕布什红”种。从它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它的野性未改，一有机会就拍打着翅膀，追着啄我妹妹，难怪招她的恨。

我说，我们无论如何也得想个办法，别让它在大清早打鸣儿。如果能办到的话，我们还能养活它，帕森斯太太也能够睡好觉，大家都相安



无事了。

“你怎么能让公鸡不打鸣呢？”爸爸追问，“天一亮就打鸣儿，可是公鸡难改的脾性啊。”

“难道我们不能在晚上把它关在什么地方吗？”我说。“比方说，关在地窖里，那儿很黑，它就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打鸣儿了。”

妈妈从来就不怎么喜欢在屋里养鸡养鸭什么的，所以尽管我提出保证每天打扫鸡窝，她也不太同意。但爸爸说，我们不妨试一下，看看怎么样。“说真的，”他说，“我们总不能不经审讯就判决。如果我们在自由镇这么干，那可就给我们国家其余的地方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。”

末了，妈妈同意试一下。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夜晚把伊齐基尔拎到地窖去，第二天早上再放它出来。我们管这只公鸡叫伊齐基尔，用的是我大爷的名字。爸爸说，在我们家里，保留这样一个名字，是必要的。

大约有一个来月，我一直是每天晚上把伊齐基尔关进地窖，第二天再放出来。伊齐基尔一点也不喜欢地窖，一到黄昏我去捉它，它就闹腾得厉害——当我把它从鸡舍里抓起来，它就叽喳怪叫，用翅膀扑打我的脸，鸡毛和尘土飞得哪儿都是，母鸡们也被它搅和得乱哄哄。每天都这么干，我可真有点腻了。有时我想，为一只公鸡这么折腾，到底值不值得。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难道不是你自己出的主意吗？所以，说什么也不能打退堂鼓，让人笑话：“我早就说过。”于是我坚持着。在地窖周围，鸡毛也就多了起来。有时候，大约在早上三点，你会听到老伊在下边呐喊，不过声音相当的闷[mēn]，家里的人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大约正是在六月中旬吧，一桩怪事发生了。一个星期以来，我就注意到有一只母鸡相当古怪。它的身子鼓得挺大，而且有些歪斜，全身的羽毛都竖着，一只过分焦躁不安的母鸡平静不下来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样

子。爸爸认为它想孵蛋，告诉我得把它从窝里轰走。不过依我看，事情不那么简单。它变得这么大，简直都快走不动了。所以当它爬到窝里去的时候，我都不忍心把它撵开。就这样，整整一星期它都坐在那里，肚子越鼓越大，连它自己也越来越惊奇了。有一天早上，当我带伊齐基尔到鸡院去的时候，我瞧了一眼鸡窝，看看那只母鸡究竟怎么样了。啊，我的天哪！它下了一个我从来也没见过的大蛋！蛋是如此之大，几乎占满了整个鸡窝，而母鸡呢，正在鸡窝的边上，踉踉跄跄，歪着脑袋，瞧着那个蛋，好象它也闹不明白这是个什么玩艺儿。我摸了摸蛋，蛋壳象是皮子做的，很象海龟蛋，形状稍长，有香瓜那么大，甚至可能比香瓜还大。

我跑回屋去喊道，咱们的鸡下了个世界上最大的蛋，趁它还没破，没出什么事，快去看哪！大家赶忙跑进鸡屋。我担心蛋会不会没了。还好，还在那里。母鸡一直卧在蛋上面，尽它的能力把蛋捂严实了。母鸡的样子看上去有点莫名其妙。好象这件事很有点出乎它的意料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它仍然要尽到自己的职责。因此，我对它不禁有点肃然起敬哩。

一开头，爸爸还以为我在这里头搞了点什么鬼名堂，所以他斜着眼瞟着我。可是当我们把母鸡拎开，仔细地看了看这个蛋以后，他们都同意它真是一个蛋，不过这个蛋可真有点蹊跷[qīqiāo]。爸爸挠了挠头，看看鸡，又看看蛋，又看看鸡。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他说，“蛋和鸡差不多一般大。它是怎么生下来的呢？”

“我们拿这个蛋怎么办？”妹妹问。

“够咱们大伙儿吃一顿早点的，”爸爸建议说。“这么大个蛋，不知道得煮多长时间。”



“我们不能拿它当早点，”妈妈说。“我可不让在厨房里煮这种东西。看它象个蛇蛋。”

“有些蛇……”爸爸说。

我打断说，为什么不把它留给母鸡去孵呢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知道它究竟是个什么玩艺儿了。

“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敢肯定，”妈妈说。“很可能是个怪物。听着，如果是条鳄鱼，或者一条龙之类的东西，我可不让它在家里呆一分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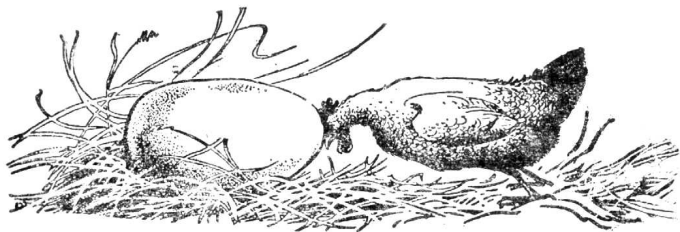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啦，特威切尔太太，”爸爸说，对我挤挤眼。“我们说定了，不许把龙什么的弄到屋里来。”他把母鸡提起来，放回到大蛋上去。可是它上面待不住，直出溜，所以一个劲儿地拍打翅膀，想保持平衡。我们都回屋去吃早点。爸爸说，这个蛋可以使报纸的内容变变花样，除了当地琐闻之外，还可以添点新鲜词儿。

辛西娅可不象我那样，为了这么个大蛋而激动起来。不过她如果知道这个大蛋会孵出个什么东西来的话，我想她也会和我一样激动的。

第 二 章

照看这个大蛋，可是一件非常费劲的活儿。麻烦在于：它是那么大，可怜的母鸡简直就对付不了。你知道，一个母鸡孵蛋的时候，总得隔不一会儿就翻翻鸡蛋，均匀地把每一面都焐热了才成。我想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。但爸爸说，当你写一篇东西的时候，你不能从想当然出发，因为你不知谁会来读它。所以，如果我开始解释的某些事情，是你早就知道了的，那么你就跳过这一段，接着往下看。我估计可能有些人一辈子都住在大城市，是不太知道母鸡怎样照料它的蛋这类事情的。所以我想，最好还是听爸爸的劝告，边谈边解释。他的话当然不是随随便便讲的，一来他会办报，二来他是大人，知道的事可多啦。

母鸡翻不动那个大蛋，所以我不得不一天去帮它翻个三四次。我把干草严严实实地围在鸡蛋周围，给它保温。白天，我和母鸡双方都干得不错。不过，我可是忙得够呛。幸亏学校那会儿放假了，否则我也是干不了的。事实上，我简直就钓不了什么鱼了。我刚坐上小艇，划进伦湖，钓上几条偶然上钩的翻车鱼，就得急急忙忙掉转船头往回赶，因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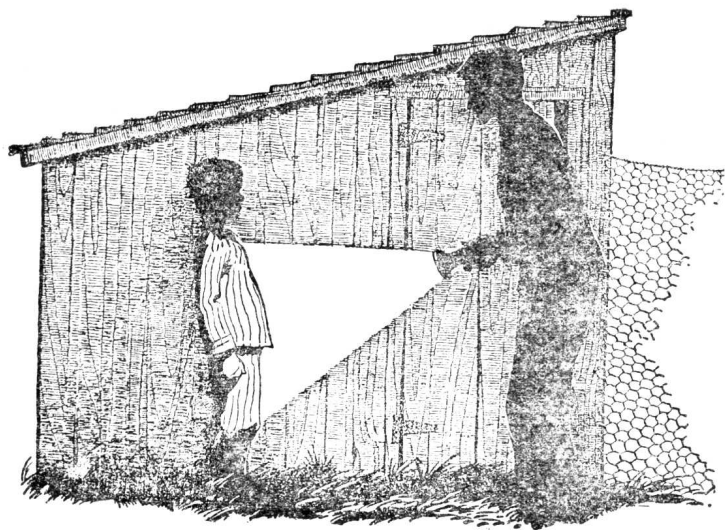
翻蛋的时间又到了。我在外面呆的工夫久了点，母鸡就会坐卧不安。它大概是盼着我能按时回来吧。我原先怕它坚持不下来，但它还是坚持下来了。我呢，也坚持下来了。

我不知道晚上该怎么办，因为妈妈说，她不让我半夜起来。爸爸也同意她的意见。他们怕影响我睡觉。也许他们是对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总得完成翻蛋的任务。我要尽一切努力，使这个蛋能孵出来。这样一个机会，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呀！

爸爸说，每天晚上由他在睡觉之前去翻蛋，而早上则由我一爬起来就去翻，其他的时间嘛，听天由命得了。原先我真不知道他说的“命”是什么意思。有一夜，我因为腿上被有毒的常春藤扎了一下，睡不好。既然睡不着，就干脆起来到鸡屋去翻蛋吧。你猜我碰到了谁？除了爸爸之外，还能有谁呢？

他有些尴尬，咳嗽了一声，说是因为天太热，睡不着，所以出来看看一切是否正常。我瞧了瞧厨房里的钟，正指着三点。

吃早饭的时候，我问他是不是每天晚上都起来，象昨夜那样。爸爸拿着勺儿，在他的粥碗里搅来搅去，象是在找钮扣什么的，他说，他不会因为一个蛋而牺牲睡眠的，不管这个蛋有多大。他又说，反正他醒了，



才到鸡窝那儿去看看。妈妈抿着嘴笑，好象是笑他这狡猾的样儿，但她一句话也没说。

我现在可是一点儿空闲也没有了。早上一起来，头一件事就是赶到鸡屋去翻蛋（现在，我们已经把鸡窝单独圈在鸡屋的一个犄角上，弄得挺舒服）；得给母鸡临时先凑合一点吃的东西，往它的盆里添水；回屋时顺便从棚子里抱一捆柴禾进去。这样，等到我把老伊齐基尔从地窖里带到鸡院来的时候，就相当晚了。我还得去给山羊挤奶，但辛西娅说，她可以替我挤，因为翻蛋实在是太辛苦了。这回她倒是蛮好的，这我不得不承认，因为她并不太喜欢挤奶。

吃完早点，辛西娅帮妈妈在厨房里干活，我和爸爸一起到印刷车间去。如果这天出版报纸，我就得帮西蒙斯先生把报纸捆好，到邮局去

寄，然后骑上自行车沿街送报。其余的日子，我得把那些散落在地上的铅字扫起来，扔进铁罐里去熔化。然后，我才能去找乔·钱皮尼（他就住在街对面），一块儿到伦湖去钓鱼。但每隔几小时我就得回家去翻一下那个蛋。把它扔下不管可不行，我可不冒这个险。

大约一个星期以后，有一天早上，来了一个人，想看蛋。他说他是拉科尼亚报社的，想写一篇文章，报道我们这个母鸡下的这个大蛋。我领他到鸡屋去，他拍了几张照片，提了几个问题。他用手摸了摸蛋，让母鸡给啄了一下，这可使他老大不痛快，囁[zuō]着手指头就走了。

过了不会儿，又来了两个人。他们是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的，这家报纸在波士顿出版。他们说，他们在报上看到了，在自由镇有一个母鸡下了一个大蛋，也想写点报道，因为他们的报纸也喜欢登这类离奇有趣的事情。他们拍了大蛋、母鸡和伊齐基尔的照片，还拍了一张我妹妹喂小鸡的照片（好象小鸡老是由她喂似的），而且无所不问。比方说吧，为什么我们管那只公鸡叫伊齐基尔，《自由哨兵》的发行情况如何。有多少人住在自由镇，以及跟大蛋根本不相干的许多问题。然后，他们用卷尺量了量蛋的长度和大小，又用他们带来的手秤称了称蛋的重量。它横着量周长十五英寸，重三又四分之一磅。这两个人在我们家吃的午饭，报销了两盘馅饼。

过了一星期，格雷斯姑妈给我们寄来了《箴言报》的剪报。她住在基尼城，在高中教书。剪报上的大张照片是我妹妹喂小鸡的那张，小照片是那个蛋。照片下面有这样一段短文：

自由镇的巨蛋，硕大无朋

新罕布什州，六月二十四日

新罕布什州自由镇，可以说是一个小镇，却产了一个真正的大蛋。该镇的沃尔特·特威切尔家的母鸡日前产下一枚大蛋，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鸡蛋。

特威切尔先生声称，他们的母鸡在六月十六日产下这枚令人惊叹不已的蛋，它在产下非凡巨蛋之前，显出某些不安的迹象。据量，该蛋周长一英尺半，重约三磅半。

特威切尔夫妇有两个孩子：女孩辛西娅，十岁；男孩内特，十二岁。特威切尔先生是《自由哨兵》报的编辑兼社长。该报发行量约为八百份。他们决定让母鸡孵蛋，希望能够孵得成。特威切尔先生承认他不知道孵出的会是个什么。“一定是惊人的东西吧，”他这样猜测。

转眼之间，三个星期终于过去了。你也许不知道，经过这样一段时间，鸡蛋就该孵出小鸡来了。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。这些天来，我隔不大会儿就到鸡窝跟前转一转，但结果总是什么都没有。爸爸晚饭后又去看了三趟，也并不走运。我看上去一定是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所以妈妈说，不要着急，孵这么一个大蛋，大概比普通的蛋需要更多的时间吧。

一整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。甚至连妈妈似乎也不再抱任何希望了。爸爸可真是泄了气。他差不多和我一样，也是满心盼着蛋能孵出来。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，有一天傍晚，他绷着个脸，有点闷闷不乐地盯着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

“内特，你盼着那个蛋能孵出来，对吧？”

我说的是的。

“这些日子，你又翻蛋，又喂鸡，格外卖力气。现在看来，恐怕是白

费劲了。”

我只是点点头，没有答话。

他走过来，把手搁在我的肩膀上。“好啦，内特。我想，我们时常总会碰上一些倒霉的事儿。那也只好由它去。不管怎么说，见到这么一个大家蛋，已经够叫人惊奇的，即使它孵不出来。”

“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妈妈问道。

“嗯——，这事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，”爸爸说。“我想，我们可以把它送给一家博物馆，他们会设法保存它，放上一张卡片，说它是新罕布什州自由镇内特·特威切尔赠——。”

“我还不想把它送到博物馆去，”我说。“首先我得弄个水落石出。它没准儿是一个五星期才孵得出来的蛋。象这样一个东西，你很难说出个道道儿来。它不象普通的蛋。”

“那么你打算等多久呢？”辛西娅说。“难道一整个夏天你都要照看这个老蛋吗？别忘啦，爸爸说今年夏天他还要带我们到佛朗科尼亚·诺赤去野营几天哩。”

爸爸在沙发上坐下，伸直了他的腿，说道：“我说，孩子呀，你在这件事情上出了力，功劳不小，应该受到表扬。不过现在看来，它已经没有指望了。不值得再去费劲儿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啊，不，”我说。可是我明白，嘴上虽是这么说，实际上心里那股子失望的劲儿，远比我流露出来的要大得多呢。我暗自决定，再干它一个星期，要是还没有结果，那——就拉倒啦。

第 三 章

在我所见过的母鸡里，这只是最有耐性的了。它现在坐在蛋上已经有五个星期了，但丝毫也没有显出甩手不干的样子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我自己可有点松劲儿了。我现在每天只给它翻两三回——早晚给鸡喂食的时候，有时午饭前后加一次。我想，我已经开始对它不怎么感兴趣了，因为时间拖得实在太长。再说，天气又这么暖和，我想不翻那么多次也可以。母鸡大概除了晚上以外也并不需要整天伏在蛋上。但它看上去还是那么认真，这使我觉得，如果在它放弃这件工作之前我就想放弃的话，那也未免有点太差劲儿了。它毕竟并没有发牢骚，而且比我花的时间要多得多。

反正，这样一来我钓鱼的时间比较富裕些。所以我现在不那么在乎它了。我做完家务事，打扫了印刷车间，熔化了铅字之后，就拿起鱼竿和鱼虫子罐儿上伦湖去。

就在那天早上，乔·钱皮尼和他爸爸一起坐着卡车到喀乍瀑布拉木料去了，所以我只好一个人到湖上去。我们的小船藏在一个沙底的